

(下)集說小國法代近

種六十七第庫文方東

商東

(下) 集說小國法代近

週	東
年	方
紀	雜
念	誌
刊	二
物	十

Modern French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二年花月的故事	佛朗西著(一)
聖母的賣藝者	佛朗西著(二)
御父樣和御母樣	皮爾魯第著(三)
癡	莫泊三著(三五)
五千法郎	莫泊三著(四七)
下鄉	莫泊三著(五九)
瘋婦	莫泊三著(七三)
爲母的	巴比塞著(九)
作家傳略(附錄)	(八七)

二 年 花 月 的 故 事

佛朗西著
李玄伯譯

—

監獄守門的從法妮達窩乃前伯爵夫人進來以後，將門關上。據獄內的簿子上說，因為保全公共治安，將她捕來，但其實是因為她收存被驅逐的人在家居住。在監獄的書記寫她名字的時候，她坐在板凳上想道：『這回事為甚麼？我的蒼天！你要我作甚麼？』

管鑰匙的人的面色，雖然不凶惡，却是鹵莽。他的女兒——長的很好看——戴

着上面有國旗色的縷子同結子的帽子，非常令人羨慕。他將保麗娜引到一個大院子內。院子的中間，有一棵很好的槐樹。她在那裏等着他預備牀同桌子，在一個已關住五六個女囚犯的房內。那監獄已滿了；雖然每天將過多的送到革命裁判處同行刑廠，也是無用，分處每天送新的來。

在院子裏，法妮看見一個少婦方在樹皮上刻字，她認是昂豆乃特豆利亞，她小時間的朋友。

『你在這哪，昂豆乃特？』

『你在這哪，法妮？請你教他們將你的牀置在我的旁邊，我們有很多的話要說呢。』

『很多的話？豆利亞先生呢，昂豆乃特？』

『我的丈夫麼？阿！我親愛的朋友，我有點將他忘了。這是很不對，他平素待我很好。我想他現在不定在這個監獄裏呢。』

「你在這裏作甚麼呢，昂豆乃特？」

「低聲點說！幾點鐘啦？若已經五點鐘了，我將他的名字同我的一齊刻在這樹皮上的那個朋友，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他從晌午就到革命裁判處去了。他名字叫致斯藍，是個自告奮勇到北方軍隊裏去的兵。我是在監內認識他的。在這樹底下，我們曾過快樂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可敬的人……但是我應當將你在這裏安置妥當，我的美麗的朋友。」

她挽着法妮，將她引到她有一個牀的屋子內。又得了看監的不將她們兩個朋友分開的准許。

她們商量好，從第二天起，同刷洗她們屋內的地磚。晚飯是由一個小飯鋪裏做來的，大家一齊吃。每個囚犯拿着他的碟子同木叉木勺（監內禁用五金的）來領那些應得的白菜炖肉。法妮見那粗桌上，圍着好些婦女，她們的歡樂，很教她驚怪，她們同豆利亞夫人一樣，梳裝的甚整齊，穿着新鮮的衣服。臨死她們還要留住教

人喜歡的念頭。她們的談話同她們的人一樣的漂亮。不久法妮就全知道了那些在監獄內——在那因為死更覺着愛情感刺的黑暗廠蓬內——直起直伏的暗幕。她在一個不能說明的震驚內，覺得握住隻手是一個大快樂。

她想起來那個愛她而她未答應的人。像懺悔一樣痛苦的後悔，直教她心碎。像狂樂似的熱淚，在她兩腮流下。在那照着桌子煙騰騰的燈光內，她留心看見她的同伴，眼內發狂熱的亮光。她自想道：

『我們要一同死了。爲甚麼我很憂愁，而且我的心驚駭，在這時候，爲這些女人着想，覺得生死同是一樣的輕。』

她在她的牢牀上哭了一夜。

二

甚閒的二十長天，又悶悶的過了。那些情人去尋找安靜及黑暗的院子，這天晚

上是空的，法妮被那小過道內的濕氣悶住，去坐在那圍住槐樹——院子滿被這樹遮住——的草地上。槐樹滿開着花。吹入樹的微風，出來的時候，也全帶着香氣。法妮看見在昂豆乃得刻的字的上面，釘在樹皮上一個字牌。在這字牌上，她讀出詩人非埃——同她一樣的囚犯——的詩。

在此，無罪無疑的心，

溫愛的無辜者，

因為保護的樹的枝葉，

才能想着愛情，忘了他們的苦惱。

他是他們的溫柔的驚恐的密友，

不止一次，他被眼淚的洗濕，

你們，較少嚴烈的時間，

引到這院子內來，

敬愛，保護這恩惠的樹。

他安慰憂愁，他鎮定驚駭，

在他的葉子底下，人曾經過快樂。

看完了這些詩句，法妮還是呆呆的想着。她自己想起她的溫和及清靜的生活，無愛情的結婚，她的心全被音樂及詞章流連住，她一天價只照應友情，她是莊嚴沒有一點驚駭，後來一個漂亮男子的愛情將她繞住，但是未能達到她。她在監獄內更覺着他這愛情。想到她將死了，她又甚自己失望。一種將死的冷汗，一直的沁到鬢角上來。在這難過的時間，她仰看着多星的天。一邊自轉膈臂，一邊低聲說道：

『我的天呀！還給我那希望！』

在這個時候，一陣輕輕的脚步聲，漸漸的走近了她。這是羅濱娥看監獄的女兒，來同她密談。

『女國民，』這個好看的女子對她說，『明天晚上一個愛你的人，同着一輛車，

在天文台街等着你。拿住這包裹，這裏邊是同我所穿的一樣的衣服。在吃晚飯的時候，你在你的屋內將他穿上。你是同我一樣的身量，而且有一樣金黃色的頭髮，在黑影內，可以將我們兩人誤認。是我的那個看獄的情人——而且我們已將他連在密謀之內——到你屋子內，給你送去我買物用的那個籃子。

『你同他從那個通到我父親住房的樓梯下來，他有這個鑰匙——在那邊，門也未鎖住，也未守住，但是只要別教我父親看見。我的情人拿後背攔住屋子的窗戶。他像對我說的似的對你說：「再見啊，女國民羅思，以後不要再這麼狠了。」你就安安穩穩的走出門去。在這個時候，我從大門出去，我們再同找那個應當拉我們的車去。』

法妮聽了這話，如飲自然同春天的悠風，用着充滿人生的胸膛的力量，去吸自由空氣。

事前她就知她的救援。因為裏面攪着愛情的思想，她將兩手攔在心上，爲的保

護她的福樂。但是一點點的細想——他素未甚利害的——制住了感情。她向着看監的女兒細看了一眼，說道：

『我的美娃，你爲的甚麼事，這樣爲我——你素來不認識的——盡力？』

『這是因爲，』羅思回答說，『你的情人給我許多錢。等到你自由了，我就嫁了我的情人孚朗單。你看，這是爲我自己出力。但是我救你比救旁人高興。』

『我謝謝你這個，我的小娃。但是爲甚麼這樣呢？』

『因爲你使人可愛，而且你的好朋友離開了你甚是悲傷。就這樣定規了，不是？』

法妮伸出手來，想抓住羅思向她伸着的那包衣服。但是立刻又縮回手去。

『羅思，你知道麼，將我們察出來，爲你就是死刑？』

『死刑！』那小女兒叫道，『你教我害怕。呵！否，我不知道。』

少停又鎮定了。

『女國民啊，你的好朋友可以藏起我來。』

『巴黎沒有穩當的地方。我很感謝你的誠意，羅思，但是我不答應這個。』

羅思呆瞪着：

『你要斷頭了，女國民，我也不能嫁孚朗單了！』

『鎮定些，羅思，我可以給你出力，一面不答應你所對我說的。』

『呵！，那就是偷來的錢了。』

看監的女兒求了，哭了，懇求了許久。她跪下了牽住法妮的裙子。

法妮用手推開她，回過頭去，一線月光，正照着那美麗的面上的鎮靜。

那時夜色很是可愛。一陣微風吹過，那棵槐樹搖着他帶着香氣的枝，散布淡色的花在那自願的囚犯的頭上。

聖母的賣藝者

佛朗西著
仲持譯

當路易王的時代，法國有一個窮苦的賣藝者，是康本地方的人，名叫巴那貝，他從這鎮走到那鎮，到處演着技藝和武術。

晴朗的日子，他在公共的廣場裏，攤開一張破舊的毯子。使用一番歡樂的演說——這是他從一位老年賣藝者那兒學來的，他一點沒有變更過——引集了孩子們和閒人們，那時他做出非常的神情，隨後在他鼻尖上，頂了一個洋鐵盆。起初羣衆，裝着冷淡的模樣。

但是後來，他面孔向下，在兩隻手上，支着身子，將六顆銅球拋向空中，在日光裏

閃耀着，又用腳將那些球接住了；或者向後彎倒，直到他的腳跟和頸項碰着了，使身子成了一個完全的輪形，這樣的姿勢，他就用十二把刀演着技藝；當那些時候，一陣喝采的聲浪，就從聽衆們發出，金錢雨一般落到毯子上。

然而，同那些靠才智生活的多數的人一樣，巴那貝須得用大大的努力度着生活。

在他額上的汗裏，賺着他的麵包，他所忍受的苦楚，比他因了我們的始祖亞當的過失，分得的刑罰還多。

而且，他不能夠恆久的工作，同他情願幹的一般。太陽的熱力和廣漫的日光，使他能够表顯出色的技藝，是和對於希望開花結果的樹木一般的需要。冬天時候，他正像一棵葉片剝落彷彿死了的樹。那水結的地面，於賣藝者是很困難的；他像蟋蟀一般，——這是瑪利佛朗西告訴我們的，（註一）在酷烈的季候，兼受凍餓的苦。然而他是心腸單簡的，他堅忍的熬受了他的疾苦。

他從未想到財富的起原也不想到人間情狀的不平他深信倘若這生命該是艱辛，未來的生命是不會不補償他的，這希望便儘存在他的心裏。他不像那些邪惡的賊頭賊腦的謀來安特盧們，（註二）將心靈賣給了魔鬼的。他從未褻瀆神的名；他正經的生活着，而且雖則他沒有自己的妻子，却不會羨慕他的鄰人的妻子，因為如載在聖書的撒母耳記裏所說，女人常是壯勇的男人的仇敵。

老實說，他的性情，是不很喜歡肉的快樂的，在他看來，棄了酒樽的損失，比棄了拿樽的希勃還大。（註三）因為他雖然不是沒有節制的人，天氣漸熱的時候，他却喜歡喝一回酒。他是個偉人，畏懼上帝，並且很虔信聖處女的。

他進教堂的時候，沒有一回不在聖母的像前跪下膝髀，而且對她獻上這禱告：『聖母呵，看顧我的一生，直到我死了，使上帝喜悅，而且我死時，早使我享到天堂的歡樂罷。』

有一晚，在陰雨的日子之後，巴那貝趕着他的路，悲戚而且僕屈，臂上帶着他的

球和刀，裹在舊毯子裏，正在找尋一個倉屋，那邊他雖沒得吃，他總可以睡覺；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寺僧，和他同方向的走着，便恭敬的向他行了禮。當他們一樣快的走時，互相說起話來。

『朋友，』寺僧說，『你渾身穿着綠的衣服幹什麼去呢。或者要在什麼奇異的戲裏，當一名脚色嗎？』

『並非，好教父，』巴那貝回答。『你見我這樣，我名叫巴那貝，職業呢，我是個賣藝者。要是永遠能够供給人每日的麵包，世界上就沒有更愉快的職業了。』

『巴那貝朋友，』寺僧答說，『當心你所說的。沒有職業比寺院生活更愉快的了。那種生活的人專心於上帝，聖處女，和諸聖的讚美；當真的，宗教生活是對於主的不絕的頌歌。』

巴那貝回答道：

『好教父，我承認我說得同愚昧的人一樣。你的職業，無論怎樣，不能和我的相

比，雖則用一個錢幣頂在鼻尖上面的棒上，也許有一點價值。這可不是在你的呼聲以內的價值呵。我很喜歡同你一樣，好教父，天天唱我的經課，尤其是至聖的處女的經課，我對於她，誓願守着單一的虔誠。爲着要投身寺院生活，我願意拋棄那技術，這種技術是使我從沙生到鮑瓦斯六百以上的村鎮裏聞名的。』

寺僧給賣藝者的真朴感動了，他不是缺乏辨別力的，立刻認定了巴那貝是聖書裏說起的那些人裏的一個：『地上的平安給與好志向的人們。』爲這緣故他便回答道：

『巴那貝朋友，同我來，我應許你進我做方丈的那寺院。在沙漠裏引導埃及的聖馬利亞的他使我在你的途上，引你上「濟度」的路。』

便是這樣子，巴那貝成了一個僧侶。在他受接待的這寺院裏，寺僧們個個爭着崇敬聖處女，並且用了神給他的一切的智識技能榮耀她。方丈自己，照着學問的規則，寫了論到聖母的德性的書。

莫禮思教兄用巧捷的手，將這些文章抄出在一疊的羊皮紙上。

亞歷山大教兄用精巧的畫片飾了那些書頁。這裏表現着天上的王女坐在羅門的寶座上，四隻獅子守衛在她的腳旁，繞着她頭的那神光的周圍，飛着七匹鴿子，這是聖靈的七件禮物：這些禮物，就叫做，畏懼，虔敬，智識，氣力，忠告，理解和智慧。給她做伴的有七個金髮的處女，名叫溫順，審慎，幽密，謙遜，貞潔和服從。

她的跟前是兩個小的裸露的形體，十分的白，做着懇求的神情。這些是爲着他們靈魂的健全，央求她的全力的裁斷的，而且我們可以相信不會白白的懇求的。對着這頁的別一頁上，亞歷山大教兄描畫了夏娃的像，這是表示『沉淪』和『復興』可以在同一的時候看到的意思——妻子夏娃衰敗了，處女馬利亞興旺了。

此外還有使看的人驚異的，這本書裏包含活水的井，噴泉，百合花，月亮，太陽和雅歌裏告訴我們的關鎖的園，（註四）天上的門和神的城這許多的畫片，這些東

西都是聖處女的表象。

馬波特教兄也是馬利亞所最愛的一個孩子。

他費了他所有的時日，用石頭彫琢神像，因此他的鬚鬚，他的眉毛，他的頭髮，給灰塵弄白了，他的眼睛不住的腫脹下淚；但是他的氣力和歡樂終是不減，雖則他的年紀漸漸老去了；這分明是天堂的女王還愛護她老年的僕人。馬波特表現她坐在一個寶座上，她的前額繞着圓形的神光，是珠子編成的。他留意着她的衣褶，須得掩蓋了她的脚，關於她，先知說過：我的愛人，是像一個關鎖的園。

有些時候，他又將她描作美麗的孩子模樣，似乎說：『你是我的神，雖則只從我的生日起。』方丈房裏，又有詩人們，做拉丁文的頌歌，散文韻文都有，榮耀聖處女馬利亞。這班詩人中間，還有一個從畢卡台來的教兄，他用俗語的韻文詩，歌唱聖女的神蹟。

眼看着這種競着讚頌神的樣子，和他們的勞工的收穫，巴那貝悲傷自己的愚

味和簡樸。

『阿喲』他歎了口氣，一面在寺院的露天的花園裏，悄悄的散步，『我是個惡人呵，不能像我的弟兄們，好好的讚美神的聖母，我對她會起誓我全心的愛。阿喲！阿喲！我只是個粗鹵的人，不精於藝術的，我不能爲你服役，聖女呵，或者編制教課，或者照着規則做文章，或者精美的圖畫，或者彫得準確的彫像，或者合調的詩。我沒有一件禮物，阿喲！』

這番情形之後，他呻吟了，心裏充滿了悲哀。可是一天晚上，寺僧們用談話消磨他們自由的時辰，他聽到一個人說起一個教士的故事，那個教士除却 Ave Maria（註五）不能背誦什麼。這可憐的人爲着愚昧被蔑視了；但他死後，從他的嘴裏放出五朵薔薇，榮耀馬利亞這名的五個字母（Marie），這樣，他的聖潔就顯著了。

他靜聽這故事時，巴那貝重又驚異這處女的可愛的和善；可是這個聖死的教

訓並不能安慰他因爲他的心裏瀰漫了熱誠而且他盼望發揮聖母的光榮她是在天上哩。

怎樣成就這事呢，他尋求着，可是尋不得一條塗徑，他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一天早晨，他忽地十分喜悅的醒來，奔到禮拜堂裏，獨自在那邊停留了一個多鐘頭。飯後他再回到禮拜堂。

從那時起，他天天趁着禮拜堂裏靜寂的時辰，到那邊去，在禮拜堂裏面消磨許多時光，這些時光，別的寺僧專心於自由的和技巧的藝術。他的悲戚消滅了，他也不再呻吟了。

這樣奇異的態度，掀動了寺僧們的好奇心。

這些人彼此探問起來，巴那貝教兄爲甚緣故，能够這樣持久的獨自排遣呢。

那方丈，——他的責任是不讓他宗教上的孩子們的行爲瞞過他————決定了趁他獨自到禮拜堂裏去的時候，察看。一天，他照例關進那邊的時候，方丈同着

兩個較老的寺僧，走去從門的裂縫窺看禮拜堂裏面幹着什麼。

他們看見巴那貝在聖處女的神壇前面，頭向下面，脚在空中，他正用六個銅球和十二把刀弄着技藝。爲了榮耀神的聖母，他正演着那些先前使他得到最多的名譽的武藝。認不得這簡樸的人是這樣運用他的智識和技能，給聖處女服役，那兩個寺僧控告他的褻瀆。

方丈素來知道巴那貝的心靈，是怎樣的無瑕，可是他斷定他害了瘋狂。三個人在那里都預備着，急快的引導他出了禮拜堂。恰當這時候，他們看見聖處女降了神壇的階級，走上前來，用她青色的外衣的褶處，揩去了從她的賣藝者的額角上落下來的水。

於是方丈，將頭伏在地面上，發出這幾句話：

「祝福那些心腸簡樸的人，因爲他們就要看見神哩。」

「阿們！老年的教兄們應着，於是向地親了吻。」

(註一) 瑪利佛朗西 (Marie de France) 是中古時代歌曲和長篇詩的作家。

(註二) 謀來安特盧 (The Merry Andrews) 是中古時代的一種流氓，常常三五成羣的漂泊各處，其間多作盜賊。

(註三) 希臘神話，希勃 (Hebe) 爲青春之女神，在亞林畢斯山爲諸神侍酒。

(註四) 關鎖的園見雅歌第四章第十二節。

(註五) Ave Maria (福哉瑪利) 爲羅馬教祈禱之名，新約全書中路加傳第一章二十八節加百利天使到聖母馬利亞那里報告基督誕生的妊娠的話，便是這祈禱文的上半段。

御父樣和御母樣

皮爾魯第著
鄧演存譯

(下) 集說小國法代近

御父樣 (Toto San) 和 御母樣 (KaKa-San) 是兩夫妻。他們年紀很老，——這樣的老法，差不多隨便那個都認識他們，就是長崎裏年紀最老的人也記不起在什麼時候，看見他們倆年青的了。他們在街裏求乞。御父樣是瞎了眼睛的，他用一種像小浴椅一般的東西，天天把瘋癱了的御母樣拖在後面。往日裏人家都稱他們倆做鳩樣 (Hato San) 和梅樣 (Oume San) (即鴿子先生和梅子夫人)的，但是那些人這時連這個也忘記了，『御父Toto』和『御母KaKa』在日本語言裏，原本是小孩子口裏喊『爸爸』和『媽媽』的兩個很悅耳的字兒。現在大家都是這

樣的稱呼他們，那自然是因爲他們的年紀的緣故；並且在這種過於謙虛有禮的地方，就是這些很平常的名字，他們都要加一個很客氣的，像先生和夫人一般解的『樣』字在下面，雖然年紀最幼的日本小兒，也不會忽略了這種客氣的名詞。他們行乞的法子是很特異，很需要的。他們并不用什麼哀求的說話來討那些往來的行人的厭煩，他們一句話都不說，只不過伸出他們的手來，——可憐的手啊！已經縮得好像那些埃及古屍的手一般了！人家都拿些飯哪，魚頭哪，和些殘湯施捨給他們。御母樣像那些日本婦人一般，身材已經很纖細的了，現在睡在這張椅子裏面，更瘦得像差不多沒有東西似的；她那半死了的下肢，在這張椅子裏乾枯了，縮了這許多年了！她的車子又掛得不好，所以往往半路經過城裏的時候，那車更震動到了不得。他——她可憐的丈夫——走路又不很快，但是他却是小心，很戒備着的。她用她的聲音來作他的引導，他也很謹慎地撐起他的耳朵，肩上搭着一條皮韁，手裏拿着根竹棒，一路敲着地，一路指揮他的脚步兒在他永久的

黑暗裏盲走好好像一個流浪的猶太人一般

不論什麼廟宇舉行宗教的祭節，他們倆全都要去赴會。那些最早的看客還沒有到，他們倆早一點鐘就已經坐在那些蔭蔽聖地，又黑又大的柏樹下面，青石佛的腳下那裏了；燒香沒有散的時候，總有許多往來的行人團團的圍站在他們的身旁。他們都是些像洋囡囡般的面孔，貓兒般的小眼的小女孩子，大家脚上都抱着很高的木屐兒；日本小孩子身上很有趣地穿着那些五顏六色的長袍，一羣一羣的攜着手來燒香，還有無數美麗淺笑的婦人，梳着很鬢髻的髻兒都到佛塔裏來祈禱和玩笑；其餘像留着長頭髮的農夫，僧侶，商人和各種奇形怪狀洋囡囡般的人，一個個都在他們倆面前走過；御母樣還能够瞧得着，御父樣却看不見了。那些往來的人常常用很和靄的面孔待他們，有時還有一兩個獨自離了他的伴侶，跑到他們跟前施捨點東西給他們，有時還有人向着他們倆鞠躬，好像他們倆是些很貴顯的人們似的，——人人都曉得他們這樣的良善國（指日本）裏這樣的

謙虛有禮的！

在那些日子，遇着天氣清明，風兒和暢，以及他們老年的悲愁在他們疲乏了的四肢裏稍爲安息的時候，他們倆常常還能夠對着這種祝祭微笑咧。御母樣有時受了那些歡呼嘻笑的聲浪的激動，她自己好像那些往來的婦人們一般，顯出淺淺的笑容來，手裏還舞弄着她那可憐的紙扇兒，裝出一種的氣概，好像對於人生還有話講，她自己也會自尋快樂似的。

黃昏到了，那些柏樹的下面，又黑暗，又寒冷，又曲折的小路，排着一行行的佛像；那些廟宇的四週，不論什麼地方，都充滿了宗教的，恐怖的，神祕的感覺，他們倆在這個時候也不覺萎頓起來了。看上去好像這一天的疲勞在他們的內部怒噬他們一般，他們的皺紋漸漸深的皮膚越加鬆了，他們的面孔除了表現他們可怕的淒苦，和將死的，可怖的觀念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了。

正在這個時候，無數的燈光在他們四面八方烏黑的樹枝裏點着了，祝祭已移

到廟宇的石級那裏舉行。那些蠢笨而奇特的歡呼聲，從羣衆那裏吹過來，把那些路兒和圓頂的佛殿，都充滿了可怕的，不知的符號，空泛的，黑夜的恐怖，和那些用來衛神的木偶猶惡的面孔相映着。祝祭要延長到明朝才止，這種的祝祭，看上去對於那些天上的鬼神，與其當作崇拜的舉動，寧可說他是一種極大的譏諷，不過，這種的譏諷並不是痛苦的，却是小孩般的可愛的，而且還是不可抵當的快樂的。

但這個並沒有影響到他們老夫妻什麼。太陽落山的時候，沒有東西能够使得那些人類的衰病者變成有生氣的。他們越做越難看了；離開了別人，好像倆個億極將死的流氓，或者兩隻老猴子一般，縮在屋隅那裏吃那些人家家施捨給他們的東西。在這個時候，是不是有點神祕的，永久的東西觸動他們麼？否則他們死的面具上面，爲什麼有這樣苦痛的表示呢？但是誰又曉得：他們老年的日本人的腦筋想些什麼東西呢？或者完全沒有東西也說不定！他們奮鬥，只不過要繼續生存罷了。他們用很小的筷子吃東西。互相很溫柔地幫助着。他們兩個你替我蓋點東西，

我替你蓋點東西，免得受了寒冷，或者給露水透進他們的老骨頭裏面。他們互相很當心地看護着，只願意第二天仍然活着，再繼續他們的飄流的生涯；這一個拉着那一個的椅子就夠了！御母樣把她所有的家具都放在小椅子裏；盛飯的藍磁破碟哪，喝茶的小杯哪，晚上點的紅紙做的燈兒哪。每一個星期裏，御父樣很當心地替她梳一次頭髮。因為她的臂兒不能舉高去扎那日本髻兒，御父樣便學着替她梳。他抖索索地，盲摸摸地撫弄着她那可憐的老頭。她的髮兒是很稀薄的，御父樣在她那深黃色，縐得好像一個冬天蘋果的皮一般黃色的羊皮紙上，實在找不出許多的頭髮來梳。但他居然成功，把他的髮兒照着日本的式樣捲起來；她呢，對於這椿事也很有趣味的，把她的眼睛對着一面破鏡子，跟着她移動，還說着：『御父樣，稍爲梳高點，』稍爲再梳到右面點，』稍爲梳到左面點，』最後，他把兩枝長針插進她的髻兒的時候，御母樣看上去好像忽然回復了一種很有大家風範的祖母的氣概，外貌很似一個受過教育的婦人一般。

他們也常常洗身因為他們在日本人裏是很清潔的

他們每次洗完身之後——許多年來是常常洗的——粧飾完了，死的親近一天一天越做越少感謝的時候——他們受了這些又清又冷的水兒的洗濯，他們是否覺得有點生氣？他們在這早晨的新鮮裏面，是否覺得稍為安逸點？

呀！他們的痛苦好深啊！一夜一夜越做越孱弱的，越憂鬱的，越虛乏的，爬起身來，希望再活下去，天天把他們的老殘的驅殼，陳列在太陽下面，坐在小浴椅裏，過他們永久的漂流的生涯；一樣的老等在那裏；一樣的樹木的鳴聲；一樣的車兒的震動；一樣的疲乏的苦痛，都和往日無異，有時穿過無數的街巷到城外來行乞，有時還經過許多山谷到一個很遠的鄉村裏，只不過聽說這村的樹林裏，有什麼廟宇舉行祝祭罷了。

一天早上，在田裏兩條大路的交叉口那裏，死神突然間把御母樣捉住了。這是四月裏一天很美麗的早晨，太陽正放出燦爛的光來，那些草兒都是些青綠綠的。

在橋都島裏，他們的春天比較我們的來得早些，氣候也稍微暖些，這時那些肥田裏，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是光亮亮的。這兩條路兒交叉的橫着那些田的當中，四圍的稻兒受微風播蕩，一時間變出無數的色彩來。空氣裏都充滿了草蟻的歌兒，這種的草蟻在日本唧唧的唱得很大聲的。一叢又大又孤單的柏樹的下面，草兒裏大約有十數個墳墓。那些方形的石楹，和古時的佛像坐在蓮花托上。稻田的外面，你可以看見有很多的樹木，那些樹木和我們的橡樹是不同的。四圍都有白色或玫瑰色的叢林，這種的叢林，有些開起花來就是山茶花，有些就是竹林。再過去點，便是那些山了；遠地裏很似小穹窿一般，和天相接，幻成各種形狀，看上去雖是假的，却是仍然很調和。

御母樣的車兒就在這個靜寂青綠的地方停住了，那曉得突然間就是她的終局呢！農夫們，男的，女的，大家穿着棉布的，深藍色的，闊袖的長袍，——大約二十多個日本人的樣子——一齊急急忙忙地跑到御母樣車兒那裏來，這時這個將死

的老婦人正拘攣着她的臂兒，因為御父樣一路拖着她向着觀音女神的廟宇趕會的時候，她突然間一陣子便痛倒了。

他們這些好人兒，一半受好奇心的引誘，一半受同情心的衝動，都竭力救助她。他們大多數像她一般，都是去赴司美女神觀音的祝祭的。可憐的御母樣！他們拿出一種特製的米酒給她喝，用那些有香味的藥草磨擦她的肚皮，又用清潔的河水淋他的頸背。御父樣輕輕地，怯怯地撫弄着她，不曉得怎麼做法才好，哀痛得他手足都抖索索的；他的拙惡的盲人的動作却把別人擾亂了。

最後他們拿些僧侶在上面畫滿了靈驗的符的紙兒，一塊塊的給她吞，這種的符兒，是一個富有助力的婦人，願意從她的袖兒的夾層裏拿出來的。枉費心力！因為時鐘已經敲了！死神在那裏咧，雙手牢牢的執着這可憐的老婦，看不見的正偷笑這些良善的日本人咧！

一陣最後的拘攣，御母樣就這樣死掉了。她的口張得大大的，她的身體倒在一

邊，一半伸出那椅兒的外面，她的手臂懸在那裏，好像迎神賽會的可憐的木偶一般，這種的木偶一定要等會兒賽完了，才許安息的。

這個蔭蔽着的小墓地，——那最後的那一幕就在他前面舉行的——好像是那些鬼兒自己的指示一般，也好像是御母樣她自己所選擇的似的。他們並不遷延。他們立刻雇了幾個過路的苦工，快快的掘開泥兒。個個都急急忙忙的，既不願意失了祝祭不看，也不肯眼看着把這個可憐的東西留在這裏，不把她葬好——加之這天天氣很熱，這時已經有許多討厭的蒼蠅四週圍飛集起來了。半點鐘之後，墳已經做好了。他們把她從椅子裏搬出來，抬在肩膀上，把她放進泥裏，和她往日一般的坐着，下肢縮成一團，也和生時無異，——好像那些人常常在森林裏樹下所遇見的，乾枯了的猴子一般。御父樣什麼事情都想自己來做，他現在已經失了他的正確的官能了，他阻止那些苦力工作，那些苦力是沒有感覺的心的，都把他推了開去。他意欲找出她的頭髮是否已梳正了，好去住在那永久的宮裏；她的

髮兒的繆曲是否是整整齊齊的他還希望他們沒有把泥掩埋她之前替她在頭巾裏換幾支大針兒。

他們聽得在那些樹葉的叢密裏，恍惚有一種很微弱的呻吟聲，這就是御母樣祖宗的靈魂來歡迎她到影兒之國（The Country of Shadow）的聲音了。御父樣再一次的縛他自己在那小浴椅的前面，照着往日走路的，拖車的，簡單的習慣，再一次起程出發。御母樣不但是他的朋友和忠告者，而且還是他的智慧和眼睛。現在脫離了她，世界這麼大，只剩着他孤孤獨獨的一個人，在這些比較往日還要黑暗的夜裏，四週圍膽怯怯地各處盲走，又沒有目的，又沒有希望，他再不能夠集合他的思慮了。那些草蜢同時又用他們最尖銳的聲音躲在那些在星光的面漸漸變成模糊的草裏唱歌，正在這個時候，真實的夜四圍籠罩着這盲目的老頭兒，忽然剛才葬御母樣時樹枝叢密裏的呻吟聲又聽聞了。他們就是那些鬼的徽音了；他們說道：『御父樣，你自己安慰自己吧！她這時在一種很可愛的，空無的

地方安息了，那裏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不久之後，你也要來的。她現在再不會老了，也不要漂流跋涉了，因為她已經死了；她也不難看了，因為她已經躲在地底下的樹根了；她也不惹人厭惡了，因為她已經變成地裏的肥料了；她的身體就要受最清潔的洗滌，透進泥裏，御母樣就要在美麗的日本植物裏復活，就要在那些柏樹的枝兒裏，美麗的山茶花裏，——竹，樹裏復活了！』

他是個已故的高等審判廳廳長，是個名聞全國，正直無私的好官。凡是法蘭西司法界中的人，無論律師顧問裁判官，提起他的大名，沒有一個，不是甘拜下風。就是平時遇見他，行一個禮，也一定要必恭必敬的，鞠躬到十二分，纔算顯出他們心坎裏的敬意。

他一生在刀筆堆裏度日，任你怎樣詭計多端，他但需眼睛一瞥，馬上燭照無遺。他數人家的祕密，好像攤着書本誦讀，一點用不了思索。

他在八十二歲上，一病死了。法國的百姓，聽見這個消息，無論知與不知，都是着

莫泊三著
冠生譯

實感傷。他出殯那天，兵士們排着隊伍，一直送他到山上，還有一大羣掛白圍巾的人，跟着棺材帶說帶淚的哭。

有一天，忽然有人在他的書記室裏，發見一篇怪文章，說是他的親筆。這文章的標題，叫做爲什麼，下面就是正文。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日 我已經將勃隆特處死了！爲什麼他一個人，要殺害他五個孩子？爲什麼？每每有許多人，拿殺人的事，當作一種行樂。是了是了，這真是一件樂事，因爲他是和創造對待的；也可以說是相彷彿的。全人類的歷史，都逃不了創造和毀壞，這兩件事，把一切世界的行動，都圈禁了！一切！

六月二十五日 一個生命？什麼叫做一個生命？這是一件活動的東西，他包有動作的能力和支配動作的意志。他並不和土壤發生關係，他不過是一種在地上活動的種子。問這個種子，從那裏來？我却不知道；我但知道，無論那個，都能够毀壞他，假使那個人願意。

六月二十六日 殺人罪是什麼意思這豈不是和自然法相反嗎凡是生物總免不了履行這個職務；就是殺戮。他爲生活而殺戮，也許爲殺戮而殺戮。這是順性的事。是必要的方法。那些鳥獸們，爲着生存競爭，天天不停的殺戮。我們人類，爲着食，也是如此。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滿足肉慾，因此發明出田獵那個名目。但是這還不算數，因爲田獵是限於鳥獸的，講不到人類的自殘，這那裏好算是滿足欲望呢？因此又添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戰爭；是用一羣百姓的全體，去殺戮他羣的百姓；是一種順乎自然，合乎王法的殺戮；是一種快意的殺戮。所以凡屬人類，聽見這個名詞，總是分外的發皇蹈厲，就是那些婦女們，孩子們，挨不到身臨戰場，躬親去幹這個勾當，也要在夜涼人靜的時候，把他的歷史，津津有味的，講了又講，纔算是表明他們嚮往的一片誠意哩。

或者有人相信，這些人類的屠戶，應該爲人類所共棄了，那知道事實上正是一個反面。凡是人間榮譽的記號；徽章啦，寶星啦，十字架啦，插毛的帽子啦，沒有

一件，不是落在他們手裏。他們有了這些東西，好不威風，遇到婦女們，個個願做他們的妻子，遇到羣衆，處處喝采歡迎。若問爲什麼緣故，沒有別的，只是因爲他們善於殺人！因爲殺人是順乎自然，合乎人心的大法！世界上的事事物物，總沒有殺人這樣體面！這樣光榮！

六月三十日 殺人是的確合乎自然法的，因爲自然最愛的是年少；一面儘管續續的把舊的毀壞；一面立刻產生新的。從他的各種行爲推測起來，他好像說，『愈快愈好！』

七月二日 —— 生物 —— 這是什麼意思？從理想上說來，他是一切的回想。從記憶和科學上說來，他又是宇宙的小影；每個生物，都可以說是宇宙間的一個小宇宙。

幾時你出去環遊地球，經過歐羅巴的大陸，經過阿拉伯，經過印度，經過支那，你會看見許多生物，——無數的生物，不認識的生物，一簇一簇的，蠕蠕在地上

活動，有的在田間，有的在路上，有的在杏黃色的布篷底下。這時候你可以懂得生物的意思了！做個比方，生物簡直是寄生沙漠的蟬。他們並不關心自己的生滅，愈是號稱賢者的，愈是如此。

無論那個人，一出世，就有他的同類，替他編號子，什麼登記啦，命名啦，付洗啦，都是這個意思。因為如此，所以殺人這樁事，遂成了一個大大的罪名！無如那位自然，偏偏喜歡殺人！

凡是人類，都會在他們的國家，編過號子。編了號子，他就可以保護你，所以你們對於他，總應該恭敬，應該頂禮。世界上惟有他，可以任意殺人！幾時他要送二十萬條的人命，到戰場上去做鬼，他一點不用費力，但需在他的登記簿上，用筆一勾，勾去二十萬個記號，就完了。但是你們自己，却無權變更這些記號，因為你們是應該尊重生命的，好個國家，何等威嚴！何等神聖！他的力量，比那自然還大。

哈哈！

七月三日 將一個活動而有思想的東西，拿來活活地殺死，看他紅的血，白的肉，錯落的神經，這事何等新鮮！何等有趣！

八月五日 我的職務，是決獄定讞，宣告人死刑。假使我也像那些死囚們，私下裏去辦了一個殺人的勾當，什麼人能夠知道我？

八月十日 誰也不知道！你看，誰也不來疑心我！

八月十五日 好利害。這個念頭，他竟鑽到我的身體裏去了！他在我體內游行，好像一條蛔蟲。他鑽入我的精神，使我的精神，不想別的，只想殺人。他鑽入我的眼睛，使我的眼睛，只管渴望着紅的血，白的肉。他鑽入我的耳朵，使我的耳朵，習慣聽人家的哭聲；聽人家垂死的哭聲。他又鑽入我的手和足，使我的手和足，忍不住的要跑去殺人。哈哈！好利害！

八月二十二日 我再也不忍不住了！我就借一個小畜生來開刀，做一個試驗。若望，是我的僕人，他有一頭黃鶩，畜在衙門裏，我設法遣開他，就把那小鳥兒，

擒在手裏。這時候，他體熱很高，心臟不住的跳，但是我不能管他，把他用力的握。我握得愈緊，他心臟也跳得愈速。不上許久，他呼吸停止了！所缺少的只是血。

於是我去尋到一把剪刀，在他的咽喉裏，從容不迫的，剪了三下。他大張着嘴，死力的向我掙脫，但是我那裏肯放。啊！我那裏肯！一會兒，他血來了，是又紅，又清，又有光輝的血。我一面想，這應該何等美味，一面就用舌尖去舐，果真不錯，是何等美味！惜乎這小東西太不中用，不上幾滴就完了！

我擦了剪刀，洗罷了手，悄悄的把他的屍身，葬在那花園中間一棵蛇蛋果的樹下，這椿暗殺案，就此完結。每天早晨，我還要到那棵樹下，摘果子喫，可是什麼人，會領會我的用意？

哈！
那僕人回來了，抬頭一看，不見了他的黃鶯，他以爲跑走了，不覺放聲大哭，哈哈！

八月二十五日 什麼事我應該做，不是殺人嗎？

八月三十日 我公事畢了，跑進維內的森林裏去散步，這時候，我心裏一點不想什麼。驀地裏瞥見一個童子，在路上走……他等我走過，向我行了一個禮，口裏說道：

『廳長先生，近來好。』

這時候我腦子裏的念頭，忽然復活了；假使我殺了他？

我一面想，一面回答他道：

『好孩子，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是，先生。』

『一個人在森林裏？』

『是，先生。』

我一心只想殺他，再也忍不住！我於是慢慢兒靠近他，出他不意，舉手在他的咽喉裏，一把抱住……把他用力的抱住。他睜開眼睛，目不轉睛的朝我看，是

兩隻圓的，深的，發抖的眼睛。他的一雙小手攀住我的腕，他的腿用力蜷着，好像那火光上的烏毛。停了一會，他不動了！

我把他拋在一道小溝裏，回到衙門，照常的好好兒喫飯，喫完了飯，還應那道尹的約，在他公館裏宴會。這晚上，我覺得身子很輕，心內特別的舒暢。如同減輕了幾歲年紀。

惜乎，我始終沒有見到他的血！

八月三十一日 他的屍身，被人發見了。他們紛紛的偵探兇手，好不忙碌。哈哈！

九月一日 有人捉到了兩個嫌疑犯，是兩個沒證據的嫌疑犯。

九月二日 他的父母，含着淚跑來見我。哈哈！

十月六日 他們總尋不到正犯，沒奈何胡亂捉了幾個游手，拿來充數。哈哈！

十月二十日 又是一個！

一個漁夫，在小河邊的一棵楊柳樹下午睡；我出去散步，無意中瞧見他，我的念頭，不知不覺的，又復活了！我回頭一望，望見隔壁芋田裏一把鋤子，我就把他拿來，擒在手裏，走過漁夫的身邊，對準他的腦殼，猛力的一擊，他立刻就中用了！一會兒就有那玫瑰色的流質，從他的腦袋裂縫裏，曲曲抑抑的流到小河裏去。

我恐防被人瞧見，無心細玩，只得撇了他，大踏步的回來。

十月二十五日 那漁夫的事，登時鬧動了全城。

十月二十六日 那個預審裁判官，一口咬定他的姪子，說是他們叔姪倆，常在一塊兒捕魚；還有那滿城的百姓們，也是衆口齊聲的附和着。哈哈！好個公道！

十月二十七日 他姪子抵死不承，發了一個誓，說是那件案子發生的時候，他正在市上買麵包，但是什麼人相信他？

一月二十五日 他居然宣告死刑了。哈哈！又是一個！

往下還有許多好文章，因為大致相彷彿，暫且不去細表。據那些醫生們說，他所犯是一種無名癡癲，世界上像這樣的毛病，正是不計其數哩。

五千法郎

莫泊三著
謝冠生譯

小室內燈火通明，中間放着一張日本式的茶几，几上雜陳茶盃，暖壺，糖瓶。薩呂來伯爵傍几坐着，徐徐解他的圍巾手套；同時他的夫人，對着鏡子，卸她跳舞歸來的寒衣，從鏡內望見頭上入時的髻，指上品光閃爍的戒指，好不得意。一會兒，回頭來望望丈夫，這時候，他正也望着她，臉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氣，臨了他說道：

『這晚上你可曾被人家捧得够嗎？』

她聽了這話，就退到位子裏，對面對坐下；同時，她丈夫手擒着杯子，重新說道：

『這可不是很惹人笑的……爲我？』

『你真有心要和我尋是非嗎？這一點點事，也值得如此嚕嘛。』

『否否，我親愛的夫人，我並不如此。我但不過說，菩來爾先生對於你，好像欠有禮貌。假使……使……使我有權，我會得發怒哩！』

『你應該明白些，朋友，你今天所想，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你可懂得，幾時你愛了一個婦人，被我知道了，你就不應該來管有沒有人捧我。你不記得嗎？我也有過一遭，對你提出責問，如同你今天所說的，不過理由還要充足些，就是你和那塞爾味夫人的事。這事使我何等痛苦！使我何等惹人笑話！當時你怎樣回答我啊？你不曾說，文明人的結婚，不過是利益的結合，不是道德的結合嗎？你不曾和人說，你的情人，比我要好上不知多少倍，格外溫柔，格外動人嗎？你說，格外動人！』

『我懂，而且懂得很明白，你的情人，正不止一個塞爾味夫人。像我這樣正式的愛，合法的愛，我自己也知道，一定會累你生出很多的煩惱。』

『這一兩個月以來，你還新學一副妒忌的架子，這又何苦來？』

『否否，我親愛的夫人，我絲毫沒有妒忌。但是我深恐怕你被人家陷害，因為你是年輕，活潑，而且喜冒險……』

『講到冒險嗎？請你恕我，我倒要和你用天平來平一平，究竟誰是冒險？』

『請你弗要只管拿我開玩笑，我和你談話，完全是用朋友間的語氣，而且是客氣的朋友，至於你，開口就鬧意見。』

『說那裏話。你不是對我承認過，你已經有了外遇嗎？這差不多就是給我一個權利，去摹倣你，但是，我並沒有照你做……』

『請……』

『我話還沒有講完哩。我並沒有照你做，我至今沒有一個情人，我等待他……我尋他……但是我總沒有得到。我的情人，總應該強如你，纔是道理……這就是我對於你的敬意，可是你始終沒有理會到。』

『你從那裏學來這副頑皮？我從不曾見過。』

『是呀，但是這究竟是誰的過失？』

『如今我規規矩矩和你說：我望你謹慎些，對於善來爾先生。』

『你又要妒忌了。』

『並不，並不，我所怕的，只是惹人笑話。幾時我再看見這位先生，靠近你的肩胛講話……我要摘他的耳朵呢。』

『我且問你，你不是我所愛的嗎？』

薩呂來伯爵站起來，繞過茶兒，立在他夫人後背，在她的頭上，親了一個吻。她身子一搖，回轉頭望着他，說道：

『用不着這樣假惺惺作態，早晚就是路人了！』

『好夫人，切莫動氣……你實在美麗勝人。』

『好了好了，不要再取笑了。』

『你實在美麗，你的臂膊，皮膚，肩胛……』

『是善來爾先生……』

『你好利害呵！但是這……這是真的……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動人的女子。』

『你今天可曾喫過飯？』

『什麼？』

『我說，你今天沒有喫過飯。』

『這話怎樣解釋？』

『這是飢不擇食的意思。幾時一個人整天不喫飯，肚子就會飢，肚子飢了，就不暇去找美味……我譬如盤中的食物，你今天晚上，有如一個餓漢。』

『啊！想不到你……誰教你講這些古怪的話？』

『這就是你自己。自從塞爾味夫人以後，據我所知，你已經有了四個情人，今天晚上，你居然會……』

『我如今略去虛文，直捷了當的和你講一句：從今以後，我要恢復對你的愛情了。這是誠意的話，千真萬真的話。』

『咄，咄！你說什麼？你說……要從新起頭嗎？』

『正是，夫人。』

『從今天晚上？』

『啊！你何必這樣盤問？』

『我和你說：我是你的妻子，這是真的，但是，我是你自由的……妻子。』

『我不懂這話。』

『我問你一句，你要從實回答我，我可和你的情人一樣好嗎？』

『要好上一千倍。』

『比最好的還要好？』

『一千倍。』

『那末，你告訴我，從這三個月以來，你在最好的身上，攏總費了多少？』

『這又是什麼解釋？』

『我說：在三個月內，你在你的情人身上，所費的銀錢，珍寶，酒館，戲館……等等，一共用了幾多？』

『這叫我怎樣知道？』

『這事你應該知道……如今也不必苛求，我們假定一個折衷的數目：每個月五千法郎，相差不多嗎？』

『是……差不多。』

『那末，就請你給我五千法郎，從今夜算起，作爲一個月的月費。』

『你可是發癡？』

『哦！你原來如此！請你晚安，再會再會。』

伯爵夫人，起身離開丈夫，走進自己的寢室，室內裝滿了一屋子的香氣，牀上的

帳半揭著。

伯爵跟到寢室的門口：

『好個滿室的異香！』

『真嗎？這還弗是那老板規的西班牙貨，又沒有換。』

『咦！這真希奇……有這樣香！』

『這值得什麼。但是，我現在要睡覺了，你可以不必多說，快走開。』

『什麼？』

『走！』

伯爵索性捱進去，到一張懶椅上坐下。

伯爵夫人：

『你這個人真討厭。』

她一面說，一面徐徐脫她的胴衣，裸出兩隻玉雪的臂膊；一會兒，舉起手來，去解

頭上的髻，連胸膛沿的膚色，也隱約從黑紗內露了出來。伯爵看得出神，不知不覺的走近去。

伯爵夫人道：

『不要近我，不然，我會發怒哩！』

伯爵伸手去抱，一面俯着頭，去尋伊的嘴唇。伊側身一躲，隨手在梳妝檯上，含了滿口的冷水，直向她丈夫的面上，噴了一個淋漓盡致。他淚人似的站起來，帶着幾分怒容，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真是發獸！』

『這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你知道我的條件，五千法郎。』

『獸話！』

『有什麼獸？』

『這又什麼難懂？一個丈夫，出了一注錢，給他的妻子，要求睡覺！』

『啊！你這話何等不雅！』

『本來事實如此，有什麼不可以？我重新覆一遍：這豈不是發獸？一個人要出錢去付他的妻子，付他正式的妻子！』

『這值得什麼……一個人已經有了正式的妻子，還要一五一十的去供給別個女子，那才是發獸哩！』

她說完了這話，換到一張長椅上，去解襪子，襪子續續的委蛇在地上，好像從蛇身上蛻下的皮。伯爵只營目不轉瞬的呆看……看她玫瑰色的腿……看她雪白膚圓的足……不知不覺的，又走近了一步，低聲說道：

『你究竟是什麼用意？』

『什麼用意？』

『問我要五千法郎。』

『用不着這樣假惺惺作態，早晚就是路人了！』

這時候她差不多完全裸體忽然立了起來高聲嚷道

『先生，如今可以走了！免得我去喊侍者……』

伯爵只管望着她，臉上顯出忐忑不定的樣子，停了半晌，摸出一個票夾，驀地向她一擲：

『拿去，你這個女化子……但是你知道嗎……』

伯爵夫人接着數他的票子，搭訕的問道：

『什麼？』

『你知道……下不爲例。』

她搶進一步，堆着滿面的笑容：

『一個月五千法郎，這難道好算多嗎？假使……假使你喜歡我……我也許還要問你增些哩。』

下鄉

莫泊三著
韓奎章譯

沿海的小城近邊，有兩所草屋，並列在山脚下。這兩家都是種田度日，每家有四個孩子。這幾個孩子，一天到晚，聚在門前，鬧個不休。大的兩個，有五六歲了；小的差不多才十五個月。這兩家的結婚，生產，差不多總在一個時候的。

兩家的主婦，很不容易認得自己的孩子。他們的父親，更認不清楚了。這八個名字，把他們的腦子都弄昏了。他們要想叫一個孩子，往往要叫錯三四回呢。

第一家是狄梵施，他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孩；第二家是梵林，他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孩。他們的生活，很不寬舒。早起七句鐘，後來十二句鐘，末了晚上六句鐘，兩家的

主婦，聚了自己的孩子，給他們吃麵包，好如看鵝的餵鵝一般。這班孩子輪着年紀圍坐在用了五十年的光亮的桌子邊，最小的孩子，還沒有桌子般高呢。他們的面前放着一只碟子，滿盛着馬鈴薯湯泡軟的麵包，半株白菜，三瓣洋葱；這班小孩吞嚼充飢。主婦便這般地將他們養長成的。每逢星期日，蔬菜湯中放下些肉丁子，這便是他們的慶期了。但是這天，他們的父親慢慢地一面吃一面說道：『這樣要成習慣了。』

八月裏的一天下午，有部輕便馬車忽然停在草屋的門前，一個執着韁繩的少婦向着坐在她身邊的少年道：

『哈！你看，亨利，這羣小孩子！好不有趣，他們不知污穢，這般地吵鬧。』

男子全不說話，他以為這種事情是悲哀的，差不多是他的一種缺點。

少婦又道：

『我要去抱他們呢！哈！我最好抱一個回去，那個，那個最小的。』

她跳下馬車跑向孩子們揀了個狄梵施家的那個最小的抱在懷裏親熱地吻着他的醜醜的面額，淡黃的鬚曲而塗着泥穢的頭髮，兩隻要掙脫這麻煩的親熱的小手。

後來她跳上馬車，蹄聲得得地去了。但下個星期她又來了。她也坐在地上，抱了個小孩，給他糕吃，並把糖菓分給衆孩。她和他們一同玩耍，好如一個貪玩的女童。其時她的丈夫，坐在車上，耐心地等候着。

她時常走來，所以兩家的父母，也都認識了。她來時滿袋着糖菓和銅子。她的名字叫做亨利兩比愛夫人。

有一天早上，他們來了，她的丈夫和她一同下了車；見了這班熟識的孩子們並不停步，一徑走向草屋裏去。

鄉人們正在那裏劈柴，見他們走來，好不驚奇。連忙立起來，搬了兩張椅子，請他們坐下。那少婦便發出一種斷續的震顫的聲音道：

『我親愛的朋友們，我今天特地來找你們，因為我很願意……我很願意抱了你們的……小孩子回去。』

鄉人們聽了，好驚愕，呆立着並不回答。

她吸了一口氣又道：

『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單單兩個人，我的丈夫和我……我們小心地養他……你們願意麼？』

鄉下婦人這才明白了些。她問道：

『你要我們的查祿嗎？不決定不。』

那時雨比愛插嘴道：

『我的妻子說得不明白。我們想把這小孩過房給我們；但他將來可以歸來望你們的。我們想去，他總能習上，那末把他承繼給我們。要是我們偶然也生了孩子，我們總把一切東西平分就是了。但養他不能稱我們的心願，將來等他成了人，我

們便給他二萬個法郎，這二萬個法郎，立刻可以向註冊所裏寫上他的名字。并且也想到你們，你們在世之日，每月給你們二百個法郎。你明白了嗎？

鄉下婦人怒氣冲天，立起來道：

『你要我們把查祿賣去嗎？咄！豈有此理；這種事不應該向着人家的母親說起！咄！豈有此理！這真是可惡極了！』

男子沉思着不出聲；但他很贊成妻子的意見。

兩比愛夫人大失所望，向了丈夫泣訴，那聲音好如人家寵愛的小孩的聲音：

『他們不肯，亨利，他們不肯！』

後來他們又道：

『但是，我的朋友們，你們想想這小孩的將來，他的幸福，他……』

鄉下婦人大怒道：

『都看見了，都聽見了，都想到了……滾開罷，以後我再不願見你了。要兒子豈

可這樣的！

雨比愛夫人一面走，一面想到小的孩子有兩個呢，她也有一種稱心的寵幸的婦人的固執性，她永不遲疑，含淚問道：

『但還有一個不是你們的嗎？』

狄梵施道：

『不是的，是我們鄰舍的；你高興你自己去便了。』

他說了便回到家裏，那裏還有他妻子的發怒的回聲呢。

梵林全家坐在桌子邊，正在慢慢地細嚼那塗着少許牛油的麵包片。

雨比愛把來意照樣述了一遍，但說得格外留心，婉轉動聽。

他們初起聽了，搖搖頭似乎不願意；但聽得每月有一百法郎的進款，便呆了，互相望着，心中大動。

他們靜默了好久，遲疑不決。後來婦人問道：

『你說怎樣丈夫』

他嚴正地道。

『我以爲這倒也不壞。』

雨比愛夫人向他們談說這小孩的將來，小孩的幸福，和他們將來要給他的銀錢。

鄉人問道：

『這一萬二千法郎的款子，將來一定可以屬我們的嗎？』

雨比愛道：

『當然，明天就可以。』

鄉下婦人還道：

『奪了我們的孩子，止給一百個法郎一個月，真太少，再停幾年這小孩也可以工作了。至少一百二十個法郎才行呢。』

雨比愛夫人等得不耐煩了，立刻允許了。她抱這小孩的當兒，便拿出一百個法郎作禮物，那時她的丈夫正在寫個字條子。一忽兒邑長和鄰舍都叫了來，高興地作了證人。

少婦起勁地抱了這小孩，正好如從珠寶鋪裏得了一件想了好久的寶物。

狄梵施全家立在門前，望他們出來，不聲不響，嚴正的，或者懊悔拒絕了。

人們從此不聽得談起若望梵林了。他的父母，每月到註冊所裏去領取一百二十個法郎。他們從此和他們的鄰居失了和，因為狄梵施家的婦人羞辱他們，逢着人便說賣去自己的兒子，總是自己喪失了天良，這真是醜事，污點，敗類。

好幾次她還抱着自己的查祿，和他誇說，好如他能懂得的：

『你的親孃，沒有把你賣掉，我的心肝，沒有把你賣掉；我是不賣自己的兒子的。

我雖則不富，到底不賣自己的兒子的。』

一年一年的過去，這種侮辱譏罵，天天在門前鬧得不休，故意要傳到鄰舍的耳朵裏去。狄梵施的婦人想自己總算得世界上最上流的了，因為她沒有把查祿賣掉。人們背後說起她總道：

『這才是道理，她真是個賢母。』

其時查祿已經十八歲了，聽了人家這般地說個不休，也以為自己比同伴們尊貴得好，因為人家沒有把他賣掉。

梵林幸而有了這筆進款，所以很可以過日子了；狄梵施家裏，也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依舊十分困窮。

他們的大兒子出外謀事去了，第二的死了，止有查祿一個和他的老子，做些苦工，養他的老孃和一個小妹子。

他二十一歲的那年，有一天早上，有部光耀奪目的馬車停在兩所草屋前。一位青年，胸間掛了黃金的表鍊，走下車來，向着個白髮老婦伸一伸手。老婦道：

『在那邊，少年，在第二宅裏。』

少年走進梵林家中。

老孃在洗濯衣服，衰老的父親，假寤在爐灶邊。他們倆抬頭一望，少年便道：

『請安，爸爸；請安，阿娘。』

他們連忙立起來，十分驚訝。老婦把肥皂都掉下水去，嘴裏喃喃地道：

『你來了，我的兒子！你來了，我的兒子！』他張了兩隻臂膊抱了她親吻，并道：『請

安，阿娘。』那時候老人家十分感動，但他的聲音依舊不失常態，說道：『你回來了！若望？』好如一月之前，還看見他呢。

他們談了一會，便立刻把若望領到外邊去，要誇示一番，人家將他領到邑長那裏去，後來副邑長咧，本堂教士咧，村塾教師咧。

查祿立在草屋門前，看他們熱鬧非凡。

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他向老父道：

『你任人家向梵林家領了人去真蠢極了』

他的母親固執地道：

『我不願意把自己孩子賣去的！』

父親全不說話。

兒子又道：

『這般的犧牲，還不是不幸呢！』

於是狄梵施發怒道：

『我們留了你，你還要說我們不是？』

少年粗聲道：

『當然，我說你不是呢，你真是個糊塗人。像你們這種父母，做兒子的真倒霉呢。我真願意與你們離絕了。』

他的母親大大地悲傷，她正喝湯，一聲長嘆，大半匙的湯流到外邊了，她道：

『白白地把你們養大了！』

少年於是厲聲道：

『照我目下的情形，倒還是不生我出來的好。我看了他們，有時血都停了。我自己想：唉，我現在竟這樣！』

他立起來。

『罷了，我等在這裏，不如走罷，因為留在這裏，一天到晚要抱怨你們，並且也沒有怎麼好法兒待你們了，聽好，我永不原諒你們的！』

兩個老人，氣得發昏，滿面眼淚，話都說不出來。

他又道：

『不，這個法兒太辣了。最好還是我獨自一個去過我的日子！』

他開了門。一種聲音直衝進來。原來是梵林家裏他回來的兒子請酒洗塵。

查祿於是頓了頓足，回頭向着他的父母喊道：

『去了』

當晚便不見他了。

瘋婦

莫泊三著
傅溶譯

唐度蘭先生在男爵賴浮府邸的休息室裏對他的朋友說：

『我告訴你們一樁普法戰時的慘事，我的住屋是在哥美奚城外，這是你們諸位都知道的。當普魯士人來的時候，我正住在那裏。我的隔鄰有一位瘋婦，她在二十七歲的時候，沒有一個月工夫，她的父親，丈夫和新生的孩子都死了；她既受了這樣的不幸，因此把知覺失掉了。』

『那「死」一次進過屋子以後，幾乎一點不變的就立刻回來，彷彿是知道路程似的。這個少婦受了這許多的悲慘，就臥在牀上發了六個星期的瘋狂。剛到了經

過生死關頭的一點，却從瘋狂變做衰靜的狀態了。從那時起，她就一動不動，喫的東西也減等於零，惟有那眼球却還能够輪動。他們時時想扶她起來，她就彷彿將被殺的樣子，拚命呼號，因此他們也就讓她臥在牀上，不過有時候替她洗濯身體，更換襯衣臥褥罷了。

『跟她住着的是一位年老僕婦，這位僕婦有時拿一點東西給她喝，或者給她一些冷的食物吃。至於這樣失望的心裏是怎麼樣？那從來沒有人知道，因為她老沒有說過話，她也許想念那死人罷？她也許天天在那裏做惡夢，對於從前的事情，不能够清清楚楚的追憶罷？她的記憶力也許像水的固定不流罷？這倒很有點相像，因為她在這樣麻木不仁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已有十五年之久了。』

『在戰事發生後的十二月初上，德人到了哥美奚。我現在想起來還像昨日的事一般。那時候天冷的利害，簡直可以冰碎石子；至於我呢，正害痛風症，躺在靠背椅上，也一步不能移動，我聽着了他們整齊用力的脚步聲，就從窗洞裏望見他們

經過。

「他們排成縱列式向前不斷的前進，那一種特別的姿勢，彷彿和木偶在線上行動一樣。後來他們的軍官分派他們在人民家裏寄住，我家裏派了十七個。隔鄰瘋婦的家裏派了十二個，這裏面有一位是司令官，是一個凶殘暴躁的人。」

「頭幾天諸事還照常一樣。那隔鄰住着的軍官先有人告訴他們說：「那婦人是害病的，」所以他們也置諸不理。但是不多幾時，那位沒有瞧見過的婦人，就激怒了他們了。他們問她害的是什麼病，當時有人說，她自從受了一種可驚的悲慘以後，就老臥在牀上有十五年之久了。這話他們自然不信，且猜想這位可憐的瘋婦，是爲驕傲的緣故，不願意出牀，不過想藉此不接近普魯士人，不和他們談話，和不瞧見他們罷了。」

「他執意的要這婦人接見他，他就引入臥房，對着她惡狠狠的說道：「夫人，請你起來到樓下去，好使我們大家見見你。」但是她只翻着白眼瞧他，沒有半句的

回答他就續說道：「我是受不起傲慢的，你如果自己不起來，我却能够想出很容易的法子使你行走，用不了什麼幫助。」

『但是她聽了他的話，仍舊是一點不動，也沒有什麼別的代表。他既受了這種冷淡模樣兒，以爲這是她對他的大不敬，所以就冒起火來，臨走時候發很的說道：「明兒朝上你如果不下樓來……」』

『到了第二天這個飽受了驚嚇的年老僕婦，要想給她穿衣服，但是瘋婦就號呼着用力來抵禦。那軍官立刻跑上樓來，那僕婦就跪在他的跟前哀告道：「先生，她不願意下去，她實在不願意。請你饒恕了她罷，因爲她是很不幸的。」』

『那軍官雖然是很怒，却也覺得難受，所以也不喊叫他的兵士把她拖出來，但是不久他就笑起來操着德語下令，隨即有一羣兵士彷彿和抬着傷人的光景，抬了牀褥出來了。這個瘋婦在牀上，却是安然不動，十分安靜的睡着，因爲她只要能

夠讓她臥着，旁的事就一概不問了。在她的後面一個兵士拿着一堆婦人的衣服站着。那軍官擦着手說道：「我們看你究竟能够穿衣服和行路不能。」

「這一羣人就向着伊馬微奚森林前進；過了二點鐘後，他們獨自回來了，至於那瘋婦却從此不見了。他們究竟怎樣處置她？把她放在那裏？這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雪從白天到晚上不斷的落下來，把樹林和平地震得像冰花的毯子一般，許多的狼狐在人家門前往來呼吼。』

『我常常想着那失蹤的可憐婦人，並用了許多方法去探詢普魯士軍官，希望得着一點消息，但是爲了這樁事，我幾乎被他們鎗斃。到了春天，駐紮的軍隊就撤退了，但是隔鄰的屋子却仍舊關着，那園裏的徑上長滿了野草。在去年的冬天，那古老的僕婦又死了，所以這樁事，再沒有人想着了；但我却常常想着。他們究竟怎

樣處置她？她是否已穿過那森林跑了？還是有人尋着了她，把她送到醫院裏去了？但是得不到她的消息。總之我的疑惑，終沒有事可以來解釋；不過光陰一天一天過去，我的恐慌心也漸漸地減低了。

『到了秋天，啄木鳥很多，那時候我的痛風症也好了一些，我就蹣跚着身體到那森林的盡頭。我打了四五隻啄木鳥，可巧有一隻打落在滿堆樹枝的溝裏，我就走到那裏去拾，見那鳥正落在一個死屍體旁邊，我見了就像有人向我當胸打了一拳的一般，立刻想起那位瘋婦來了。在這種凶年別的人也許死在那林中，但是我也不知什麼緣故，以爲那個瞧見的頭，一定是那位可憐瘋婦的！』

『我費了許多的猜測，我才明白。因爲他們曾把她連牀褥棄在這樣寒冷荒涼的林中；她只守着她的宗旨，一手一足也不動，讓她自己滅亡在光厚的雪毯下了！』

『於是豺狼就來吃她的肉，飛鳥就取她牀褥上的羊毛來造巢。我把她所剩的骸骨掩埋了以後，我只祈求我們子孫以後不要再遇見戰爭！』

爲母的

巴比塞著
沈雁冰譯

葬禮行過之後，伊又到醫院去，領取小阿亭林的幾件衣服。

伊走進那個很熟的客廳。馬丹綺蘇蓓穿了件白長背心（是看護婦所穿的）正走過廳中，對伊一笑，那笑臉是和馬丹的步武一樣難看的。伊也對這位看護婦寒暄，語調既短，語音也抑塞，是含忍着一包眼淚說的。伊一心在忍住哭，幾乎走錯了進內的路。伊循着走廊到得待領室時便坐下，等待輪到自己的時候。後來終於從一個小窗洞內遞出伊所欲領的一個紙包了。遞出紙包的那個人不敢舉眼對伊看，伊是沒有心想到對這個人看，以全世界中，伊所關心的，祇是這幾件小衣服故。

這是極小的衣服，包在拳大的一個紙包內；內中有小兒穿的一件淺藍色的小褂子，洗過熨過，伊就逃也似的走出待領室。

伊不及走到正廳的階段前，就止步，打開那紙包看，伊指頭撮住那件小褂子。見那褂子是分外的耀目，因為淺藍色在薄暮時看，總是分外白些。伊看着這件小褂子只管發怔，這是伊已故的愛兒遺下的唯一紀念品。伊覺得從心底裏昇上一股可怕的悲痛。

那條到大門的甬道中正有人聚着呢。伊，因為在這悲痛極端的時候，想避去他們，不欲見人，便急轉向旁路走，向着到花園的方向，沿着那所磚造的大屋，又經過廂房及許多小屋。後來，露天的空曠終於使伊心定一些，且阻止悲痛的新激動了。伊於是止步不走。伊到了什麼地方呢？是醫院內的那一部，會空曠到和墳地上一樣呢？伊認不出，決定回原路，又經過兩邊有格子窗的磚砌過道，穿過一個小院子，到了一所房子面前，像孤島般一所獨立的房子。

【這是什麼呢】

當伊面前的牆的腳根，有一堆一堆互相遮掩支靠着的怪東西。伊走近些；原來是死屍。

這些是犧牲在活體解剖室內的獸屍。每天擦在這牆角下，都是曾經支解，剖割，碎爛，依實驗所需要，很可憐地撕去一部分後剩下的屍體。

伊打了個寒噤，急急走開一步，又想逃避。既而復戰兢兢地轉身向着這些碎斷的屍體。

但在那邊，在那養育院的牆角下，和這一堆死屍是隔有一段路，伊見有一個小的屍身，僵直而且可怕的流血。

這是一隻小貓，生下不過幾星期。仰面躺在地上，伸得直挺挺的好不可憐。他的後腳僵直得和鼓槌一樣，緊靠着那個挺得很長的身體；前爪呢，是擱在胸膛骨上。頭上有一點一點的傷痕，顎上亦是傷痕，這顎還沒有小兒的指頭大呢。

這母親死一般的站着，覺得又狠狠地刺着心上的痛創口了。伊的兩手伸起來護住那個創口。又向前一步，彎下身子，仔細看。

這個可憐東西被撐直而釘在解剖桌上的螺釘痕，還可以看見。微微露見一排美齒的嘴吻已經失去正確的位置；已經剖開的肚子也張開了，又黑又光，讓日光射進，照在那些細如一束絲線的臟腑。

伊對這個被人仔仔細細謀殺死而拋弄了的小東西看着，渾身抖戰起來。伊的眼眶兒濕了，伊心上的不規則思想太多了，以致簡直怔住了。

伊對於醫院內的事是熟悉的，因為自從伊的寶貝小阿亭林用毯兒裹好，悄悄地抬進這醫院之後，伊是常來的。伊曾聽得人說過。伊曉得，即使那輩外科醫生捉住這個新生的絲一般的小貓隨隨便便弄死了，用他們的玩具似的刀剪割碎剖開了，即使他們把這貓撕成碎片了，總還是為好起見呀。這種殺生的殘忍手段，不用說是為實地證明醫藥學，求發見醫治的方法了——因為許多好運氣的人誠

然是靠這種辦法把病醫治好的！但不論伊是知道這些個的，伊搖着伊的頭，抖戰的更利害，身子倚在牆旁的矮籬上，嗚嗚咽咽的起頭哭了，簡直再耐不住了。

伊後來放聲哭了，伊心裏的痛苦比先前更利害了，伊乃傾身注視着這個小而冷的屍身，極力要知道爲什麼伊竟如此可憐這被人殺死的貓兒呢。

伊覺得這是定因可憐他的小。

靠着這堵牆的磚頭，這個小死屍伸得挺直地，像是一個睡着的人呀；甚且叫人想起像是一個死孩子的可怕地靜的看相呢。看了他那雙幾乎交錯在空胸膛前的前腿，看了他那綫頭似的小爪子，那一個女人不心裏想，『多少小的膀子呀！』唉，且不管那些智人將根據什麼理由回答，（正如人當不幸時問上帝，上帝所答的）我們該問他們，他們如何『能』磔，割，裂這樣小的東西呢？他們穿上解剖實驗時的白背心，他們把這個小東西仰天釘在桌子上，此時若先結果了他的性命，便算是他們的大慈悲呢！他們却以爲一刀先結果他，是異乎尋常的辦法呢！當魔

鬼似的病症降到小兒搖籃上的時候，總有幾個醫生尋小貓的晦氣，擇筋剝皮到底，而這條遭難的命，這個沒人援助的東西，連高聲哀鳴幾聲也不能呢！

但是這個定罪的根據委實是太薄弱了——這許是一個創口將合的心兒所以又要流血的緣故了；而最大的原因，還是在太幼小呀。生命纔得起頭呢，災難便臨在頭上，他還不知道怎樣跳躍，還沒有和生命認識呀。他這小東西——小安琪兒——正滿裝着安琪兒的天真爛漫呀。

伊忽地裏哭出聲來，頭也抖了，從夢中醒過來了。都是一樣的罷——一個小孩和一個走獸——有什麼分別呢！

一面，沉沉的暝色籠罩到萬物，把此形彼形間不同的界線都減淡了，又消去人類的裝飾品了，這種時間上的變換；伊却毫未覺得，伊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沿在幽沉的幻想中，伊張大了一雙眼，想要說出什麼來，只是心裏有無限的事，說不出來。漸漸兒，伊明白了。深沉的夜色更罩得這個傷心的母親黑暗些了，伊本來是耐

不住黑暗的呢。伊的眼光不能再離開這個可悲的東西了，那是臥在地上，如此之近，雖然，已是死了的。

『唉，伊微聲念，『死了！』』

伊說：『唉，死了！』像是洩漏了天機一般；可是實在已成事實。

投在這個骨堆上的獸類，只不過當是一種不成形的無盡的穢物。音調好聽的生物，樣子好看的生物都歸於盡，成爲一堆廢物。悲劇的幻形和一個人的心，一樣地黑，一樣地不成形的。

而洩露的天機也剛巧是那個。我們知道了，『死』是比人類所僭竊的『榮耀事業』更爲觸目驚心些。從無窮的泉的口所出的『默然』，要比生時所放散的懦弱『呼求』更爲偉大。在此刻之先，他（小貓）雖然那麼和我們相遠，那麼醜，那麼非人類，但現在呀，他亦正像其餘的死東西一般，是超於人類了。無論生命的形式有千千萬萬，大的小的，複雜的簡單的，而『死』只是一個，只是『同一』的，這話好說是

不確實麼？

這也見得爲什麼小的生物是相像的，就他們忍受苦痛上面說，就他們對於災難危害所豎立的薄弱的神聖防禦上面說；而最著者是就他們的『死』上面說；由是，一切小的死東西是變成有關係的。

而且也因是，一個爲母的女人深痛愛子的時候，像這一個女人，往往到處都見奇怪的可憐的不認識的孩子和伊的已死的愛子一般；卽如一個小貓，也深寄同情。

凡此諸證明，使伊能些微了解一點了，所以，伊在離開之前，戰兢兢地取那個淺藍色的小褂子——那是全世界中伊最關心的東西呀——把來遮在小貓的屍上；大小剛巧正好，像是特地裁製的呢。

作家傳畧

佛朗西 (1844-)

現在法國文學界，資望最重，而且思想很新的，要推阿那豆勒佛郎西 (A. France)。佛氏之於小說，同布特呼 (E. Bourtroux) 之於哲學，拉惟思 (E. Lavisse) 之於歷史，真可說是『魯殿靈光』了。現在他已經出版的著作，共有二十七本小說，四本文學評論，兩本貞德小傳。他的文筆非常清楚，而且詳細，如同談話一般。他的思想是信任科學同民主。在文學評論內，甚反對布爾致 (P. Bourget) 反對科學的議論。他與法國社會黨也很接近。常在人道報上發表議論。前年選舉時，巴黎社會黨選舉演說，曾推他爲名譽主席。他的小說，多半是長篇，短篇的只有幾本。

皮爾魯第 (1850-1928)

皮爾魯第 (Pierre Loti) 於一八五〇年一月生於 Rochefort, 十七歲投身於海軍界，隨軍艦服務，歷游法國東方屬地；異鄉的格調，東方式的生活漸引起了他的興味。他在海軍中立過許多軍功，後來因為和長官意見不合，退出海軍。同時他便專志於著作生涯。一八七九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出版，是描寫波斯破魯斯海峽的生活的，這部小品文字就很著名一時，以後更成小說筆記多種。最著名的是“Lo Mariage de Loti,” “Mon Frere Yols,” “Pechevrd' Islande,” “Madame Chrysantheme,” “Ramuntcho” 等數種。一八九一年魯第當選為法國學士會會員。一九二三年五月歿於巴黎。

莫泊 三 (1850-1893)

莫泊三 (Guy de Maupassant) 為法國寫實文學的鉅子，也是近代短篇小說的最大作家。一八〇五年八月生。為著名文學家佛勞貝爾 (Flaubert) 之門弟

子。普法戰後，發表小說戲曲，抒情詩多種。小說最有名的是“La maison Tellier” (1881) “Les Seurs Rondoli” (1884) “Contes du Jour” (1885) “Contes et Nouvelles” (1885) “Monsieur Parent” (1885) “Bel Ami” (1885) “La petite Roque” (1886) “Pierre et Jean” (1888) “Fort Comme la Mort” (1889) 等。一八九二年病狂逾年而歿。詳傳可參看東方文庫中之莫泊三傳。

巴比塞 (1874-)

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爲現代法國鼎鼎大名的文學家，和買愛羅蘭齊名一時。他也與佛朗西相同，主張社會主義，反對戰爭及資本主義。著作最有名的是火 (Le Feu)、光明 (Clarite) 及長篇地獄 (L'Enfer) 等。

